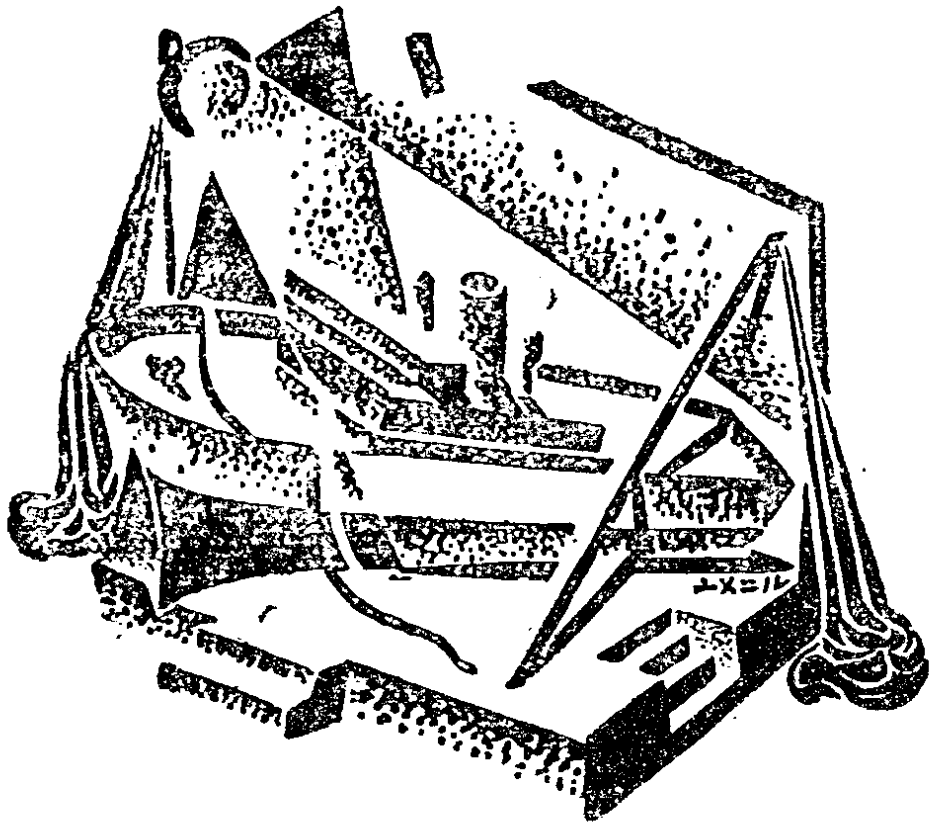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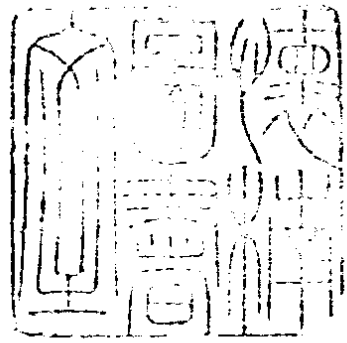
三幕劇

廣源輪

鄭倚虹著



廣



源

輪

鄭

倚

虹

著

序

卅五年十二月

有一部將近四百頁的大書，名曰「廣源輪案」，是黃朝琴先生所編，裏面記載着民國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兩年間本案之發生，開展以至結束的一段經過。黃朝琴先生是當時的駐舊金山總領事，本案經過他全明白。本案所以獲得大勝利，據胡適之先生序文所說，「不能不贊歎黃總領事朝琴的敏捷勤勞，隨機應變，堅持到底，兩年如同一日。」黃朝琴先生是本案中的一位主角，所以「廣源輪案」書中搜集的材料很豐富，編次也很謹嚴；可惜本案發生在美國，本書發行也在美國，國內流行冊數極少，而且既是一部編次材料的書，自然只便於研究，而不便於流覽與欣賞。

鄧倚虹女士用「廣源輪案」為題材，以戲劇藝術的眼光與手法，編成「廣源輪」三幕劇，明快流利，叫人一口氣讀完，不但得見「廣源輪案」的全貌，而且在情緒方面，宛然置身於當時的美國，參加「廣源輪案」的活動，無論活動中的主角或配角，一個一個的面貌心情，都與我們非常熟悉，油然而得他們的一絲情熱，一滴血誠，他們的愛喜

成了我們的愛喜，他們的成敗也是我們的成敗：這是作者藝術的超卓處，也是作者藝術的嚴正處。

抗戰後期的戲劇，漸漸由嚴正轉入輕鬆。從事戲劇工作的同志，自編劇導演以至演員，對於這種情況，往往長吁短歎，以為不可救藥。事實上觀眾的範圍日漸擴大，從前一個戲劇的演出不過三五場，現在往往達到三十場乃至五十場。從前不愛看戲的人現在愛看了，從前無力看戲的人現在有力看了，水準的改動是無可否認的。

倚虹女士這個戲劇，雖然也有它的輕鬆處，但大體是十分嚴正的。嚴正而不至流於說教，輕鬆更不至流於低賤，使戲劇風味納入文藝的正軌，這便是抗戰後期戲劇運動的必由之路。

我雖然尚未看到演出，但讀完劇本以後，我幻想演出的情形，覺得與劇本一樣，一定是使我們欽佩與欣喜的。

三十三年八月孫伏園在重慶。

廣源輪案原序

胡適



廣源輪船案，其實是三件案子：一爲廣源船上海員毆打案，一爲船的主權與國籍案，一爲船上廢鐵扣押案。三案的勝訴都歸我國，這是中國外交史上一件很有意義的大勝利。

我們讀了這三案的詳細記錄，第一不能不贊歎黃總領事朝琴的敏捷勤勞，隨機應變，堅持到底，兩年如同一日，這是勝利的總指揮。第二，我們不能不感謝我方的法律顧問 Hugh K. McKevertt, Newell I. Hooley, Jack M. Howard, Archie M. Stevenson 和國際法大師 Professor James M. Garner。這幾位先生用他們的知識學問，幫助我國做到這三案的勝利。第三，我們不能不贊歎美洲各地的僑胞的慷慨合作。如金山蝦寮工會的監視輪船行動，如各地僑胞的踴躍捐款擔負廣源輪海員的盤費和本案的訴訟費等等，都於本案的最後勝利有很大的貢獻。

廣源輪案雖然結束了，但這三案引起的國際法上許多有趣味的問題，是永遠有供學

者引證援用的價值的。例如第三（廢鐵案）裏，我方並不否認船底廢鐵屬於原告，祇主張原告無權上船取貨。這是很有風趣的辯訴。對方的律師也不能不承認這個理論可以比莎士比亞的名著「維尼斯商人」裏女辯護士Portia提出的只准割肉，不准出血的妙例，祇此一辯，這案子就可以不朽的了。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十二日

廣源輪

時：一九三七年冬——一九三九

地：美國舊金山

人：黃朝琴（簡稱黃）

駐美舊金山總領事

孫碧奇（孫）

金山副領事

李洪濤（李）

領事館電務員

張德厚（張）

領事館秘書

王興（興）

領事館僕員

趙子明（趙）

廣源輪二副

梁振先（振）

廣源輪海員

馬永田（馬）

廣源輪海員

劉越（劉）

廣源輪海員

陸壽廷(陸)

廣源輪海員

汪和生(汪)

廣源輪海員

海員甲乙丙丁.....

黃衰生(生)

美國李棉埠華僑

梁有(梁)

金山蝦寮工會會員

羅金大(羅)

金山蝦寮工會會員

黃文芳(芳)

金山中國婦女會會員

江權華(華)

金山中國婦女會會員

小梨(梨)

小學男生

呵四(四)

洗衣店女工

王玉如(玉)

女傭

李興生

永源輪船公司經理

河野(河)

廣源輪日人船長

大森(森)

日人大副

磯谷（磯）

日本茶房

日人機轉長

第

一

幕

景：舊金山中國總領事館辦公室，正中是通走廊的雙合門。院裏有花和樹。大門兩邊排着長椅。正中一小圓桌，上置中國古瓷大花瓶，瓶中插有鮮花一小束。四把小小靠背椅在圓桌的四方。前面窗下是一張大辦公桌，上置電話機文具等。前面一張搖椅。離桌不遠是報架，靠右壁是兩張較小的辦公桌，壁上懸中國地圖。大門內兩邊壁上，左面懸一掛鐘，右懸一幅中國名畫。左角爲半丁字的斜面寫字台，備華僑填寫登記之用，較普通桌略高，上置鋼筆、墨水盒、右壁一小門題書室。

開 幕

與 （正在清除屋子，把祖國寄來的報紙一份一份打開用報夾夾起來，自言自語地）這些報，不到的時候，十天八天也不來一份，一到就是一大堆。這回可夠他懶着的了。

（阿四和玉如在門邊踟躕不前，她們都穿廣東婦女常着的短髮髻，阿四頭上綴一方紅巾，玉如梳着長辮。）

與 （回頭看見她們）這纔早！兩位來是有什麼事嗎？

是。

與 甚麼事？是不是要回國證書？

五 不，我們要見總領事。

與 哦！見總領事呀！

四 是的，求您替我們傳傳。

與 請你們在這兒坐坐吧。（指長椅）我進去替你們言語一聲。（轉身欲下又止）
總領事這幾天真夠忙的了。

五 謝謝您，請快點，我們還要去上工呢。

與 哦，我還忘了問你們貴姓。

四 我叫阿四，她是王大姐。

與 你們是作什麼事的？

四 剛才不是同你說了要見總領事嗎？

與 問你們在外面是做什麼生活的？

四 我在洗衣店做工；她是替人家煮飯打雜的。

與 好吧，請你們等一等。（下）

玉

阿四姐，今天你帶來多少錢？

玉

不多，這個月裏我只省下十二塊錢，連上月剩的八塊，一共纔廿塊錢。你呢？

玉

唉！別提了，這幾個月裏老是病，剛剛交月損，簡直就沒錢剩，可是昨天我聽說領事館扣下了一船日本人的銅鐵，真高興極了，好把去年買的那支戒指拿來捐了，等到有錢時再買。

四

我們還有很多工友聽說這事也都要捐錢，可是找不地方。我想，這事既然是總領事館出頭和東洋鬼子爭，所以上這兒來捐。

（羅金大，梁有上，各自找椅子坐下。）

（四人不語，場上沉寂片刻。興上）

你們二位又有什麼事？

羅

登記。

興

你呢？

梁

也是。

興

總領事馬上就來，各位等一等吧。（下）

（孫上，背向大寫字台坐下，一面抽着紙烟。）

哪位是阿四？

我。（站起來）

（微笑）諸位有什麼事？總領事在那裏面正忙着呢？你們有什麼話可以跟我說？

四 （由衣袋中取出錢來）因為昨天有些學生告訴我們，這兒扣下了裝錢到日本去的一隻船，船上還有日本人正跟我們搗蛋，叫我們大家也要出力，所以我回家去把兩個月湊下的幾塊錢拿來捐了。

孫 好極了，昨天也有很多人來捐錢，因為總領事館的事情很忙，所以捐款的事情就請華僑救國會代辦，請你們把錢送到那邊去罷。

玉 我這兒有個戒指。

孫 都請送到救國總會去。

四 （很高興）多少是個心哪，怎麼不要呢？

玉 是呀，我們是真誠意的。

孫 （笑了）你們這種愛國的熱誠是太好了，並非是我們不要，是請你們送到救國總

四 會去，那裏有人代收，他們會一齊交給我們這兒的。

不，這錢不能送那兒去，救國月捐才送那兒呢。

羅 (不耐煩的樣子) 你們還不明白，收款歸那邊負責，那兒這兒都是一樣，你們去罷，他們還會給你一張特別捐的收條呢。

玉 (躊躇狀) 走罷，阿四姐，我們就送到那兒去好了。

四 (想一想) 好，我們就上那兒去罷。

(二人下)

孫 (向羅等) 你們兩位呢？

羅 我們是來登記的。

孫 登記？

樂 登記回國服務。自從祖國抗戰發生，我們就想替祖國効點力，聽說有志願回國服務的都到總領事館來登記。

孫 很好！很好！(拿過登記簿給他們) 請你們自己拿去填寫清楚。你們是什麼職業？

(羅先登記)

梁 我們都是蝦工會會員。(隨着也過去登記)

孫 請你們到地庫寫清楚，有什麼技能，願意參加什麼工作，都要填寫清楚。

羅 我們住得不遠。工作不論，什麼都可以，要是派到前線，我們也可以打仗。

孫 (接過登記簿看) 好極了！有機會就通知你們。

(二人下。孫一面吸煙，一面看文件。張上。)

張 (取報看) 今天到了這麼多報！(坐在自己的辦公桌邊，很興奮) 真好極了！

孫 有什麼好消息？

張 (讀報上標題) 敵五次調兵增援，圍在瀏河登陸又被擊退，我神勇鐵鳥隊炸燬敵

人旗艦出雲號。(笑起來)

孫 日本人做夢也沒想到我們這回真的和他拚命了，中國有這樣堅強的力量，也是他

們沒想到的。真的，恐怕連你我都沒想到。唉！幾十年的血債，這回總得和他算

了

張 自然囉，鬥了生死關頭，誰不來一回總清算嗎？(放下報紙，從衣袋內取出紙烟

，點火吸。) 你看怎麼樣？我們能不能擋得住？

孫

我看——日本軍閥確是把我們估計太低了，說三個月裏就會使中國屈服（取報翻看）已經抵了三個月了，敵人還在我們第一道防綫以外呢，短期間內能不能抵擋得住敵人登陸雖不能說，但就現在的戰績來看，已經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別的不用說，就看這幾月來，這裏碼頭上的警察對待華僑碼頭工人和以前都不同了，客氣得多。

張

華僑們也興奮極了，不管是幹什麼的，兩個人碰見了，總離不開談戰事，可惜這兒新聞太少了。

孫

是嚟！就是新聞太少了，宣傳也不夠。希望以後多來些更好的消息，他們還會更加興奮些。

孫

本來人家都說宣傳勝於作戰，這是我們應當負起這責任，不當忽視的一項工作。可惜我們不在國內，要是我們在上海的話，看見中國士兵那種英勇精神，民衆們那樣團結活躍，會叫我們發狂。

張

那是實話。中國的軍器雖然不及日本，可是中國士兵的戰鬥力就比日本強得多，不怕日本兵穿得那末漂亮，武器也好，要是講肉搏，就敵不過中國兵，講戰鬥的

經驗也不行，又比中國兵怕死，何況這次中國兵又帶着復仇的心理，我看敵人想登陸，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啦。

戰爭未爆發以前，日本人那種驕傲的態度，只有那些恐日病的人才肯受日本人的恫嚇，你看現在一打，就知道日本是紙老虎呢，哈！哈！

（王興送名片上）

（看名片）李樞埠華僑救國會主席黃衰生——請他進來。（與下）

（生上）

副領事好？張祕書好？（與孫張握手）

黃先生好？請坐。剛從李樞埠來嗎？

是的，早晨八點鐘就到了。聽說我們中國輪船公司新買的一隻船，滿載着鋼鉄，要運到日本去，被領事館扣留住了。李樞埠的僑胞聽了這個消息，非常興奮，特派袁生來慰勞兩位總領事和各位先生。并且打聽打聽這事情實在情形，他們都非常關心。

不敢當，不敢當，這是我們的責任。本來就是中國船，是烟台永源輪船公司剛從

美國公司買過來的。

生 聽說船長大副，都是日本人，這是真的嗎？

孫 那是永源輪船公司請他們的，還有一個大車和幾個日本 Boy。其餘的海員都是咱們中國人。

生 爲什麼日本人說這船是他們的？

張 問題就在這兒，因爲上海戰爭爆發了，這個船長和大副就陰謀要把它假吞了。先說是英國的，并且載兩萬多噸鋼鐵正預備運回日本，我們得到這消息立刻把船扣下了。

孫 你知道嗎？沒有船籍證書，海關不能放行。所以他們假說這船已賣給英國商人，要求美國航政局批准。

生 （很關心似的）美國航政局批准了沒有呢？

張 當然，事情不像他們所妄想的那麼容易！

生 究竟怎麼樣了呢？

孫 我們得到這消息後，立刻打電給王大使，請他向美國政府交涉阻止了。

生 美國是我們的朋友，應該主持公道呀。

係 並且外交部電報也來了，命令我們立刻發給船籍證書，可是證書不能交給船長，仍由本館代為保管，只是把船籍確定在本館的管轄之下，使他的陰謀不能成功。

生 (高興) 這……這麼着，當然就開不出港了呀。

癢 (微笑) 可是日本人做事，總是鬼鬼祟祟的。

生 (大家正高談着，忽然黃上，大家又轉肅靜)。

生 (起立，與黃握手) 總領事辛苦了。

黃 (態度和藹) 呵，沒有什麼，請坐，黃先生。

生 我們李精埠的僑胞對總領事扣留廣源輪的事件，都表示熱烈擁護。

黃 這事多仰仗大家努力，單是總領館也不能成功。

生 (張下)

日本專靠美國的鋼鐵，拿去製造軍火來屠殺咱們同胞，咱們自己的輪船還能替他裝運嗎？當然不能呵。再說美國是一個愛好和平，主持公道的國家，照理說就不應該把這些東西賣給日本人。您說是不是，總領事？

黃 (點頭) 是的，就美國自身的利害來說，也是不應該賣給他的。(向孫) 關於那批被扣的海員，大使館和移民局有什麼通知沒有？

孫 王大使有電來，說美國勞工部已經答應釋放海員，但是限期六十天就要離境。

黃 時間太迫促了，這問題一時解決不了，他們必得上船去監視輪船的行動才行哪。並且還要本館擔負他們將來回國的路費。

孫 這容易辦。

孫 移民局還要輪船公司替每人交付五百元保證金。

黃 同公司代理人交涉結果怎樣呢？

孫 公司代理人的答覆說大連限制匯兌，他們不能負責。

黃 他們不能負責(沉思)。

生 兩位總領事，我有一點小意思要聲明。我們知道這回扣留廣源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使我們遠在海外的中國同胞也能直接同敵人拚一拚。我們非常興奮。李耀璋華僑救國會開大會一致議決，願在物質上精神上做總領事的後盾。

黃 (微笑) 你們的愛國熱忱，真是令人欽佩，這正表現全國一致的團結，也就是我

們勝利的保證。

孫

關於經濟的問題，我想即是外交部一時撥不下來，有這許多僑胞的熱心援助也不會有多大困難。比如今天以上還有幾個工人僑胞送來捐款，我問他們送到救國會去，他們以為我是拒絕，很失望似的。另有幾個來登記自願回國服務，而且態度非常誠懇。真是令人感動與奮。

黃

是的，他們真是熱心。過去外國人時常譏笑我們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其實中國人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精神，在平時他們是看不見的。這就是「忠義」兩個字。你看每當國家危難的時候，誰都把國家民族的生存勝利放在第一位，所以毀家紓難的，殺身成仁的事很多很多。

生

總領事說得很對。（站起來）現在總領事很忙，我再誠懇的說一句，裏是用我們出力的時候，請通知我們。總之李精埠的僑胞願節衣縮食來在物質上幫助，這無非是我們對祖國的一點孝敬。我們已經撥了一筆款到金山救國會去，是撥定了作為援助廣源輪的獻金，需直接向救國會支取好了。

黃

（站起來）你們這樣愛護祖國，我絕不辜負你們。

生 那末，我先告辭了！再見。（與黃孫握手下）

（黃坐在自己的辦公桌邊）

移民局來通知說海員可以延期六十天出境。

延期出境——（稍停）不是釋放的通知嗎？

是延期六十天出境的通知。

黃 孫 我們本是要把海員釋放出來，好上船去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你想船長，大副，車輪長都是日本人，他們又是詭計多端，所以我們非格外提防不行。

（張上）

張 （把一封信放在黃的辦公桌上）移民局剛才又送來一封通知書。

黃 （取過信來啓視，微笑。）移民局奉到勞工部的通知，已經答應釋放我們的海員了。（將信遞孫）

這是剛才送來的嗎？

張 剛剛送來的。

黃 既然移民局答應讓他們出來，恐怕還有一些手續。

孫 要不要派人去接？

黃 我想，請張秘書走一趟吧。

張 是是。

孫 最好馬上就去。

張 我就去。（下，突轉身向）把他們接出來了，住什麼地方呢？

黃 （沉思）若交涉妥當能夠馬上接出，那麼就讓他們先到總領事館來。

張 是是。（下）

（芳、華、小梨等上，芳、華手中各拿幾束花。小梨背着募捐箱。）

黃 小姐、江小姐，你們很辛苦了。

（很活潑的）總領事好！副領事好！兩位總領事才辛苦呵。

孫 （摸摸小梨頭）小朋友，你也參加嗎。我常常看着你們宣傳（向芳、華）你們不

怕累嗎？

華 （態度從容莊靜）不累。我們天天都在碼頭上向工人宣傳不要給日本上貨卸貨，那些工人聽了都贊成我們的話，他們有好幾次拒絕給日本人搬運東西呢。

好極了。

芳 在這國難的時候，才看得出我們婦女并不弱於男子呵。說到募捐吧！誰也比不上我們那麼認真，而且一文不剩。（得意似的）

黃 這正是表現你們人格的時候！

華 這次總領事把廣源輪扣留住的影響非常大，我們向那些碼頭工人宣傳的時候，他們聽了高興得發誓說，永遠不給日本人搬運銅鐵汽油了。我們今天除了代表金山婦女救國會向兩位總領事致敬外，還要替金山碼頭工人向兩位總領事轉達敬意。謝謝你們，不用客氣。這個案子剛剛開始，還要大家一齊努力，才能爭得到最後勝利。

芬 我們爲了廣源輪事件，響應總領館的號召，婦女救國會發動一次鮮花義賣。對不起，要請兩位總領事先買兩束花（送花過去，很活潑地把花插在花瓶裏）。

黃 （笑）好的。

孫 （大笑）既是說慰勞，可又向我們募捐。也好，若不嫌少，我們也來響應你們一下。（一面取錢袋）

（大家都笑了。黃，孫取錢投入梨背的鐵皮箱裏。）
謝謝！

對不起，我們還要去請黃太太買一束花。太太沒有出門吧。

對了，找總領事夫人去吧，她要在家，一定比總領事還肯多捐呢！呵，呵。

有什麼工作命令我們做的，我們決不辭勞苦。

沒有什麼。我只是望念那些放出來的海員。他們糊裏糊塗被日本人從北方接來，好開船回去，誰知手續不合，給美國扣下來。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而且也非常愛國。現在已經把他們從移民局保釋出來了，馬上就要送他們上船去，請他們照我們的意思，監視日本人的行動。可是船在海中間，他們好像在孤島上一樣，精神，物質方面是需要僑胞繼續援助的。你們若上船看看他們，一定對他們是很大的鼓勵！

他們什麼時候上船？不成問題！麵包啦，水菓啦，凡是喫的用的東西我們婦女救國會可以包辦！

我們一定努力去做。

華

芬

梨 孫 華 黃

黃芬 再見。我們還要去看黃太太呢。

請吧，對不起，沒有奉陪，她一定歡迎你們。

（芬，華，小梨同下）

他們真是熱心。

國內還有許多婦女跑到戰地去服務，這次抗戰得她們出力不少。

（張上）

海員廿名已經接出來了。

他們都有行李嗎？

全有。

已經到了嗎？

除了兩位在外面吃東西，都到了。

在什麼地方？

在客廳裏休息。

叫二副趙子明進來。

(張下)
最好馬上送他們上船去。

黃 孫
我也是這樣想。

(張，趙上。趙向黃孫敬禮)

黃 趙
你是派到廣源輪上當二副的趙子明嗎？
是。

黃 趙
你們辛苦了，請坐下！你們大家是從哪裏來的？

趙 黃
我們有的從塘沽，有的從青島。不是一隻船來的。十幾個坐龍田丸來的，其餘是坐的秩父丸。也不知道日本人弄什麼把戲，到這裏就給扣下了。幸虧總領事保釋出來，我代表大家夥兒謝謝您！

黃 趙
沒有什麼，我們都是中國人。不過，你們知道廣源輪裝載的是鋼鐵嗎？
聽說過。

黃 趙
這些鋼鐵運到日本去，當然是製造大砲子彈打我們祖國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扣留下來。我這裏已想盡法子，阻止日本人把船貨驅走。現在把你們幾位保釋來

趙

。也是要借重諸位。我要請你們上船去，担任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監視艦上日本人的行動，不讓他們把船秘密開出去，一有消息，你們就來報告我。

是。總領事費了很多手續把我們從移民局保釋出來，我們全體海員非常感激。監視日本人的行動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讓他們開走，都不是中國人！您放心，他們要開船，一升火我們就來報告。

孫

你們上船之後，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外，日本人若有什麼特別命令，可決不能接受！

趙

當然。聽從日本人的命令不是成了漢奸嗎？我們雖然成年在海外做事，可是我們的老家都在祖國，人不能忘本，我們是中家人，不能幫助敵人。

張

這話說得對！

孫

我也知道你們上家都是最愛國的，不過，我提醒大家的是，要格外機警，日本是世界上最危險毒辣的國家，他們最會欺騙蒙蔽。這回廣源輪經我們力爭，不能開走，鬼子決不甘心，必定千方百計，騙過美國和我們華僑，開出港外，萬一開出港外，後悔就來不及了。所以我特別提出來，希望你們嚴密注意。

趙 是。請兩位領事放心，我們決不敢疏忽。

黃 你們先休息休息，我叫人送你們上船，在船上要處處當心。剛才孫總領事的請，請轉告各位海員緊緊記着。

趙 是。

孫 誰送他們上船去呢？

黃 我想還是請張秘書送他們一下吧。（向張）德厚，再請你把他們送上船去，安排下來。

張 就送去嗎？

黃 現在就送去。

張 是是。（欲下）

黃 （想什麼似的）你看他們缺少什麼東西麼，需要給他們補充的，你叫人給他們買。是是。（正欲偕趙上船，陸汪突上，形色張慌，孫急詢何事，陸汪均不及答，衆愕然，注視陸汪發言。）

陸 （倉皇，與奮，不知向誰說好。）報告總領事，我們剛才聽說，日本人要在一兩

天內，把船開走。

黃 要把船開走！（很驚異）在一兩天內！他們怎麼能——！

汪 是的，聽說日本人又弄了一張船籍證書。

張 總領事！這位是陸春廷，這位是汪和生。廣源船上的老海員，他們將將聽到的新消息，也許是真的。

孫 你們什麼時候得到這消息的？

陸 我們剛才得到。在街上吃東西，聽到一個日本船上的海員說的，並且聽說海關已答應在兩天內放他們出關。我們都是中國人，國內戰事打得那麼厲害，我們決不能再替敵人工作，美國要放那船走，我們可不能上船服務。

黃 不，我決不能讓廣源輪開走。現在，你們不要相信謠言，我先打聽清楚，自有辦法。你們還是讓張秘書上船，這就是新到你們船上工作的二副趙子明，一切要聽二副的指揮。日本人的命令，絕對不要理它！

汪 （相視後，同聲說）要是總領事有辦法……我們當然都聽總領事指揮。（鞠躬同下）

黃 唉！真豈有此理！可是我要快快探聽清楚才是。

孫 我看，先向海關探聽一下，知道了真實情形，再想辦法。（電話鈴響）

黃 （接電話）哈囉，你是哪兒？金山海關嗎？我是金山中國總領事館。什麼？日本領館的船籍證？……不知道。廣源的船籍證現在本館，絕沒有轉賣的事，……本館已向貴關聲明過，沒有本館船籍證書，千萬不能放行，……好的，多謝你們的通知。（放下電話。）

孫 可見剛才陸春廷，汪和生的報告果然不錯。

黃 河野居然拿着日本駐金山總領館發的船籍證，要求金山海關放行。

孫 這一定是日本人耍霸佔廣源綸，我以前聽說，輪船公司本來欠着日本人的債，說不定日本人已私自收買了這船。

黃 嚶。

孫 海關的態度怎麼樣？

黃 剛才電話說永源公司已把輪船轉賣給日本神戶輪船公司了，有美國駐神戶領事證明。問我們知道不知道。他們對於這案子也在收集事實，并且說我們若不用法律

手纔阻止，兩天之內就要放行了。

（焦急）時間這麼急促！

（沉思）現在我們第一步，馬上給海關正式去函，要求他們不見中國船籍證不要放行。

這公事要立刻送去才好。

當然。（按鈴）

（興上）

請李電務員來。打電話叫觀察工會派代表來。

是。（下）

孫 再給外交部去急電，一面給王大使去急電，請他向美政府交涉。
黃 時間這樣緊急，我想還是先給王大使叫長途電話商議。

（李上）

李 黃 （向李）你先去叫林茂要大使館電話，馬上轉來。
是。（下）

黃 我以為同時必要與海關直接交涉。

孫 我也是這樣想。

黃 那麼就請你去一去。

孫 可以。(按鈴)

(興上)

孫 給我的衣服，帽子，手杖拿出來，叫馬良開車。

是。(下)

黃 碧奇兄，你先詳細問問美國商務部航務司來電的內容怎樣。請海關向當局要求展期放行。并且說明我國海商法船塢所有權的讓與，在國外非經當地領事蓋印證明，不能生效。

(點頭)是的。

(興上，把衣帽遞給孫。外面汽車喇叭響)

馬良把車開出來了。

孫 立刻就走。

（興下，李穿好大衣，戴好帽子，拿着手杖下）

（李上）

華盛頓的電話要了，請等一等。（準辦發電）

先給海關去公函。

怎麼樣措詞呢？

寫給金山海關監督，就說廣源輪是中國船，船籍證書，現在還存在本館，并無轉賣情事，日本人所持的船籍證，絕對不能生效。除一面和他法律交涉外，特向他們聲明，若沒有本館船籍證，千萬不可放行。

電報怎樣說？

給外交部。就說，現在接到金山海關電話，說廣源輪船長日人河野持日本駐金山總領館所發日本船籍證書，要求美國海關放行。查廣源輪并無轉賣情事，中國船籍證現尚存本館，除已致函海關并派孫副領事親往海關交涉外，請向美政府交涉阻止。

（電話鈴響）

黃

（接電話）哈囉，哈囉。華盛頓嗎？你是大使？我是黃朝琴。喂，喂，剛才接到金山海關的電話，說廣源輪日人船長河野拿着日本船籍證書去請海關放行。是的，……並且說永源公司把船轉賣給日本了，美國商務部航務局已允許在三天內放行。海關方面很疑惑，那裏又有些中國職員，他們打電話來問是否真實。……沒有，沒有，絕沒有轉賣的事，船籍證還存在本館。依照我們的海商法，就是船隻轉賣了，沒有本館證明蓋印，也是無效的。已經派孫副總領事親自交涉去了，……現在請大使向商務部航務司交涉展期，然後我們才有時間用法律手續阻擋它。……事情很緊急，這邊的華僑和海員着急得很，萬一失敗，連他們都對不住。請大使馬上交涉，愈快愈好。結果怎麼樣，請用電話通知我們。再見，再見。

（李振電稿等收拾整理好，欲下）

你把我剛才在電話中所講的話，也撥電拍給大使館。最要緊的是催請大使趕快向美政府交涉。你都記得嗎？

全記得。

李

快發出去。

李 是。(發電)

黃 (神緊張而鎮定，取烟吸，在室中踱步)

(與上)

黃 蝦寮工會代表來了，在外面。

黃 請他們進來。

(梁有，羅金大上，二人向黃鞠躬)

梁 總領事有什麼命令嗎？

黃 請坐。你們都是蝦寮工會會員嗎？

羅 是，我們都是蝦寮工會會員。

黃 你們看見廣源輪有什麼動靜沒有？

羅 有一些我們的海員上船去了。

梁 就是剛才的事情。

黃 不錯，那是我們從移民局接出來剛送上船去的。今天請你們來不為別事，(想什麼似的)你們知道廣源輪的案子嗎？

梁 當然知道。

黃 你們知道那船長，軍艦長，大副都是日本人嗎？

羅 知道的。不然我們國家工會爲什麼日夜偵察廣運輪的動靜呢？

黃 好極了，你們也真熱心。可是現在日本人假造了一張船籍證書，想騙過海關，說不定三兩天就要開走，我正向美國政府交涉，一面還要請你們多多注意，一有動作，就派人來通知我！

梁 我們決不能讓他隨便開走。

黃 很好，大家要格外留意。

梁 是，我們叮嚀大家隨時加緊注意。

（二人下）

李 大使館的電發來了。

黃 （點頭）好。

（李下，張上）

黃 把他們送上船了嗎？

張 送上去。

黃 船上除了中國海員，有沒有日本海員？

張 只見幾個日本Boy。

黃 你看見有開船的光景嗎？

張 我正是爲這個趕回來報告的。當我們去的時候，看見河野和大森拿着望遠鏡在三層甲板上東張西望的。隨後他們看見我們去了，神色有點慌張。我又引那些海員到各處看看。剛走到機輪艙，磯谷正在檢查機件，光景非常可疑。

黃 你知道他們玩什麼花樣麼？

張 還不清楚。

黃 還不是又僞造了一張船籍證，想騙過海關，照你這樣說恐怕我們阻擋都來不及了！

（稍停）萬一來不及阻擋怎麼辦呢？（很焦急。馬上空氣沉寂片刻）

（電話鈴響）

黃 接電話）你是碧奇嗎？我是朝琴。……哦，哦，交涉很零利？（微笑）好極了，你馬上回來嗎？……哦，……德厚回來了。我們的公式馬上寫好送去，再會。

黃 (興奮，向張) 交涉很圓滿，第一，海關方面已經奉到美國當局的電話通知，准許再扣留十天，等候法院判決。第二，海關方面始終承認廣源船籍是屬於中國的。只要船籍確定了，海關就不能隨便放走。

張 海關對這事情的态度很好，他們辦事也非常迅速。這問題發生不過一點多鐘，同華盛頓的交涉已有了答覆，固然是現代國家的交通方便，可是他們對於一個問題的處置，敏捷與決斷也不能不令人佩服。假若是遇着官僚紳士的國家，恐怕人家把船早開走了，還得不看一個信兒呢。

張 那可糟了。

(電話鈴響)

黃 (接電話) 我是中國總領事館，哦，你是應參事嗎……好極了。剛才孫副總領事交涉的結果也很好。不過航務司只答應延期是不夠的，那末十天過了他們仍然可以開走，所以要請大使再交涉，無論如何要把船籍確定，海關才不放行。而且日本人詭計多端，什麼卑鄙手段都用得出來……

(幕下)

第二幕

第一景

景：廣源輪的甲板上，有幾個海員正在清除甲板和欄干。船身僅露「廣源」二字。
●後面襯着晴朗的天空，遙遠的岸上森林，迷離可見。

開 幕

甲 （一盪汲水，一面口裏哼着歌）

乙 咸天老是這麼哼呀，你能哼得他肚子嗎？（洗甲板）喂！快點打水來吧。
丁 這條伙真會開心，你聽他唱得多麼起勁。

甲 （汲水倒在甲板上，嘴裏仍然哼着歌）

乙 在這無邊無岸的大海裏，那兒來的這麼多塵土垃圾呵，天天洗，天天擦，都不得個乾淨。

丙 （一面拭着門窗）你沒看見那幾個鬼子嗎，白天夜裏，一天來往幾十遍，東張西望，把一架望遠鏡都快望破了。望來望去也是他媽的空望。反正開不了船，可是他們一喪氣，就拿啤酒呀，罐頭呀大喫大喝一陣，甲板上都丟滿了的剩菜

呀，骨頭呀，亂七八糟的，怎麼亂淨得了？

（擦欄干）這些小鬼子，有時還亂罵咱們一頓，哼才是滑稽呢，誰理他們。

甲 他們現在可煩着急了，看看幾萬噸鋼鐵要從船艙底下漏出去了。（嘴裏仍然哼着歌）

丙 活該着急！你倒心疼起他們來了。

丁 這就像狗頸子上吊着一塊肥肉，聞着香噴噴的，可是怎樣也咬不到嘴裏去，只得兜圈兒，哈！哈！（作勢）

（大眾都哈哈大笑起來，梁振先懶懶地上）

報 （精神不好，正慮着瘧疾，剛剛上來，隨着也大笑起來）這比醫真對，無論狗急得怎樣兜圈兒，肥肉仍然香噴噴地在頸上掛着，還是喫不進去，哈！哈！

（大家又一陣哈哈大笑）

（河野同磯谷從艙後走來，大家止住笑，各自做工，河野手裏拿着望遠鏡。一個日本茶房跟着，拿着兩瓶酒。）

河 （怒目看着他們）笑什麼，（拿起望遠鏡東看西看，又遞給磯谷）好好做，要清

潔，說什麼時候開船就立刻要開的！（往三層甲板走去，二人又拿着望遠鏡瞭望一會，各人又拿出酒來喝。）

（茶房很恭順地行禮退下）

（大衆都撇嘴，很輕蔑地冷笑。）

（忽然地，向甲等）你們去把蓄水池檢查檢查，把淡水裝滿。

（不答）

聽着沒有？趕快去看看。

每天都有人送淡水來，用不着裝滿。

快去，快快去，總之今天一定得裝滿。

就是現在，你看送淡水的已經來了……

爲什麼，反正開不了船。

開船不船開你們管不着，你們服從命令就是了。

你們又想玩什麼花頭，是嗎？我說你們打錯了主意。（重聲）

別廢話，趕快去，（將酒瓶向他們擲去）（下）

河 衆 河 丙 磯 河 甲 河 振 河

鐵 (酒瓶拋到海裏) 快滾去，這兒待着有什麼意思？(態度虛滑假裝和氣)

(大家都發噤，很輕蔑地冷笑)

甲 (低聲忿激地) 鬼子王八蛋，老子把你們扔到海裏，裝淡水，碎，別想。

乙 媽的，老子一拳打死你！(作勢)

(大家又一陣狂笑)

丙 怎麼樣，老梁，還于好了嗎？(向振)

振 唉！不知道要哪天才能脫手呢。(稍停) 我倒有句話想同你們說說，大家好留點神兒。

什麼？快說！

(大家都跑來聽)

振 (跑去三層甲板的梯上往三層甲板一望，注意河野等去了沒有) 昨晚我發了癩子過後，肚子很餓，口又渴，就拿出一個麵包來喫了，想去找盪開水喝，聽見他倒幾個鬼子正在打什麼主意，我趕快躲開了，怕他們看見。

甲 打什麼主意？你這傢伙懂得日本話，他們倒瞞不住你。

乙 什麼主意都是白打。還不是一塊肥肉掛在狗頸子上一樣，只聞得着，喫不着。

（大家又一陣竊笑）

振 呸，鬼子真是異想天開……

丙 到底他們打什麼主意？快說呀！

振 他們說要通過海關，是永遠開不出去的，只好把船儉着先開出港再說。

甲 真這樣說嗎？

丁 難怪鬼子們老是拿望遠鏡看來看去的。

丙 我想沒有那麼容易。

（一支小汽划從岸邊開來，靠近船身後面）

（大家都倚住欄杆望去）

甲 （拍手）呵，黃小姐，江小姐，小朋友，你們又來了。

振 前天她們送來的東西我們還沒喫完呢！

丙 （欲放下梯子）小心點，把着繩子呀。

丁 （阻丙）使不得梯子危險，你們仍然從下面艙口來吧，我來接你們。等着，等着

呀。(往下繪去)

甲 提包讓他替你們拿吧。小朋友小心點呀。

(芳，華，小梨，隨丁上，手中提着一些東西。)

振 費小姐，江小姐，真辛苦你們了！小朋友，你也來了！

華 你們都好吧？老鄉。今天給你們送來一點夾麵包吃的香腸，鹹魚也很不錯。還是黃油，菓醬，隨便你們愛喫甜的鹹的都有呵。(一樣一樣地從手提包中檢出來)

甲 這麼多好喫的，真要謝謝你們哩！

芳 這裏還有蘋果，橘子，你們請喫吧。

梨 我媽媽給我帶來一些潔糖，紅茶，你們喜歡喫嗎？

振 真對不起，小朋友，是你媽媽給你喫的吧？

梨 不，叫我給你們送來的。她說明天還做點家鄉菜送給你們呢。

甲 你記着替我們謝謝你媽媽呵。

芳 我還帶來一些更好的東西，你們歡迎嗎？

衆聲 歡迎，歡迎，好喫的我們總是歡迎的。

芳

（打開手提包，取出一個小紙包）請你們猜猜這小包裏是什麼東西？誰猜着了就請他自己得這東西。

甲

（看看小包）巧克力糖，對不對？

芳

（搖頭）不是，不是。

內

咖啡？

芳

也不是。

丁

是吃的還是用的？

芳

不是吃的也不是用的。

丁

哦，一定是撲克牌，是不是？

芳

不是，不是。（搖頭）

振

是信。呵！你們從領事館幫我們帶信來了！

芳

（不贊）

振

我猜着了，是不是？請你打開看呀，有我的沒有？

芳

（把小包送給振。甲先搶去，笑了。）請你自己看吧。

甲 (打開小包，也笑起來) 真是信哩。

(大家都笑起來。)

黃小姐你太捉弄人了，到底有我的信沒有？

(過來爭搶)

甲 (遞一封信給振) 有，有，拿去吧，山東青島來的。這幾封都是他們的，我給他們送去。(往船尾去了)

(接過信折開) 這還是兩月以前寄的呢。

喂，有沒有我的信？(追甲)

這裏還有你們歡迎的東西，這是墨水，信封，信紙，還有郵票。

真好，我正想寫封家信。黃小姐，你替我們想得真週到，謝謝你。

(梨、跑到欄干邊玩)

我們應該回去了吧，小梨。(向振等) 岸上的兩個僑都等着你們的好消息呢！可別放這些鬼子走喇！

走呀，小梨！

芳

聯

乙

芳

乙

振

甲

黃

甲

衆 不。

芳 明天我們再來，你不是還要上學嗎。

梨 (牽梨) 我們去吧，她們一會兒把划子開走了。

芳 再見。

衆 謝謝你們了，再見。

(丁送華、芳、梨下，將跨入划子裏，乙、丙、振向她們揮手時，趙很驚慌的樣子跑來)。

趙 是黃小姐她們來了麼？

振 你看他們又送來這麼多東西呢。

趙 快請他們回來。

乙 什麼事？

趙 喂，快叫住她們，有事呵！

振 有什麼事兒？

趙 有緊急消息，請她們送個信兒給總領事。

丙 (很驚異) 有緊急消息！

趙 快快叫住她們呀。

振 (向丙) 你快叫呀。

丙 (走到欄杆邊，向下喊叫。) 黃小姐，江小姐！先別開船，還有點事情託付你們哪！

趙 快用筆寫上，誰有筆，快拿來用用。

振 這裏有筆、有紙、真巧。

丙 (拿筆取紙) 什麼緊急消息快說呀！

趙 「河野等昨夜秘密商定偷開廣源出港，已升火待發了，緊急，緊急！」

丙 (將字條封好，交乙遞上划子去。一面向船下說) 呵，對不起，黃小姐，請你把

這信立刻送到總領事館去，快快！

趙 愈決愈好！

丙 (大家向她們揮手，划子的馬達聲漸漸由近去遠)

趙 爺，這事是真的嗎？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趙 我親自聽見的不信，你們看呵，煙笛不是冒煙了嗎？

己 放屁！（憤激欲動武）老子還怕死嗎！你有種你跳吧，看能不能把這幾萬噸鋼鐵阻擋得了。

丙 還有功夫跟你們吵嘴嗎，大家想想法子，怎麼樣才能擋得住這些鋼鐵別運到敵國去，才是正經專兒呢。

大衆 對呵！對呵！

趙 你們的意思都很好，可是大家得鎮靜一點。

甲 你看，煙囪冒出那麼大的黑煙，還說鎮靜，鎮靜，鎮靜等着當亡國奴嗎！

趙 我知道你們大家都是愛護祖國的。

乙 那是！愛祖國，愛祖國，死也要愛祖國！

趙 是的，弟兄們，事情已經很緊急了，爭吵有什麼用處？我們在這四面不着邊岸的灘上，跟敵人戰鬥，這隻船就是我們的戰場。我們決不能退讓！退讓就是投降敵人！幫助敵人！（大衆拍手）現在我們一面已把這消息報告給總領事館，萬一他們來不及援救，那時我們就只得把命和鬼子拚了，也不能讓他們把幾萬噸鋼鐵運走，拿去製造殘殺同胞的武器。

大衆 我們全聽二副的命令。

（河野拿着望遠鏡從三層甲板下來）

河 甚麼命令，你們不准在一起，看看（指煙囪，態度驕橫，烟子隨風吹過來）現在，已升起火了，只要一開出港口，你們還有什麼說的。

趙 （走前一步）沒有船籍證書，你想偷着開走，行嗎？

河 你說的不錯。

趙 （憤怒）你懂得嗎？你偷開船出港，就是海盜。

河 我們日本人喜歡這樣做。（拿着望遠鏡看）

大衆 強盜！海賊！我們不能讓你開走！

河 甚麼？散開！在一起的不准！（用手杖揮來揮去）通通做下去！

趙 你要立刻把爐火熄滅！

河 在一起的不准，走散開。

大衆 走！我們把火熄滅再說！

河 散開！馬上開船了，快快去做你們自己的事情。

大衆 弟兄們，我們自己動手吧。

趙 先把爐子撲滅，……

（大衆向機器輪擦去，河野用手攔住，正在掙扎，張李乘小划子上。）
張秘書！你們夾得正好！弟兄們等一等，張秘書來了有話說。

張 我們早已知道了。（走向河野）河野先生，請問你這煙肉冒起煙來是什麼意思？

河 唔！（很窘）

張 你們試試鍋爐，看機器長銹了沒有，是不是？
河 不。

（大衆嘩然）

李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

河 （支吾）這是……

李 是什麼？說呀！

河 唉

張 你知道這船是誰的？

河 中國的。

李 爲什麼你們要冒充說是英國的？

河 以前這樣說過，現在不這樣說了。

張 沒有經過過戶手續，你們又假造船籍證。

河 大日本領事館發的。

大衆 原來你們領事館才是一個強盜海賊窩子呢！

河 這是大日本帝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大衆 哈！哈！（一陣噴笑）你們這強盜海賊政策不能夠橫行世界了。

李 你們的陰謀全給我們打破了，現在你們想索性實行海盜政策把船偷着開走，是不

是？

河 （聳聳肩）開到船塢修理，船主的命令，別的意思沒有。

張 現在特別警告你，你知道偷開圖逃是違法的嗎？

李 （厲聲）給海關知道了，立刻會把你們當海盜辦！

河 （支吾）是！不敢，不敢。

李 不准隨便開動，聽着沒有？

河 不敢，不敢。

大衆 「只要一開出港去」，這話不是你說的嗎？

李 趕快把爐火熄滅。

河 哦！是是，（鞠躬下）

張 （向大衆）日本人做事最不講信義，無論怎樣卑鄙污濁的事，他們都幹得出來。剛才領館得到諸位的報告。所以我們趕快來阻擊，我們已報告海關，他們要開逃，立刻就給他們逮捕起來，希望諸位還要繼續奮鬥。

趙 報告張祕書，我們都是中國的老百姓，無論在什麼地方遇着敵人都不會放鬆，若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已經宣誓，甯願把生命和敵人拚掉，也不能讓他們這樣做，盡我們一份兒心吧，是決不怕犧牲的！

李 你們真是中國的好子孫，佩服，佩服。

張 （興奮）只要大家努力，不放鬆對敵人的打擊，相信這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現在我們一面已請美國傭兵濫在洋面周圍監視，他們若再偷開圍逃，緝私海軍就當

他們是海盜一樣捕獲。并且那些新私海軍一聽說這消息，都興高采烈地等捉海盜。可是諸位更要時時留心。再見。

大衆
再見。

（張、李下，汽艇聲由近至遠。大衆向張李去的方向揮手，一陣興奮，彼此稱快；甲板上的聲音哄動。）

（幕徐下）

第二景

景：與第一景同。高懸着旗竿。開幕時天微露灰白色，朝霞擁着太陽漸漸升起。庚吹起身號。

開 幕

庚吹着起身號

辛拿着旗子慢慢走來，把旗子打開繫上純子

（吹號畢，向辛招呼）早！老辛。

庚 早！我睡得正熟的時候，聽見你吹第一聲號，把我從夢裏驚醒過來，趕快爬起來，算好，弟兄們都還沒有來，不然的話，二副又得大大教訓一頓哪。

辛 可不是嗎？自從實行軍事管理以來，又是一套新規矩，而且二副更加認真了。認真，認真說來又有什麼意思！唉！就這樣從甲板到船艙，又從船艙走上甲板，你看，太陽又從這邊海底爬出來了，回頭又看着它從天邊鑽進去，這就是我們一天所見的世界，這就是我們所過的日子呢？

庚

反正咱們做海員的人已經習慣了。

辛

那可不同哪，雖然說一樣是水上生活，平時我們今天飄到這裏，明天又飄到那裏，到了一個碼頭，也可以隨便上岸去逛逛，看看風光多麼有意思。現在呢，一停就是差不多兩年啦，最惱人的是一封家信都沒接着，也不知道我家裏的人是兇是吉！

庚

沒有接到信總是盼望，一接到了反叫人更加精心！

辛

老兄，聽說你又接到一封家信，古人說家書抵萬金，說些什麼？你們那兒還清靜嗎？

庚

嚙！那兒會清靜！縣城都給鬼子佔了！（大聲）弄得全縣人鬼不安，雞犬不寧。

辛

你家裏的人怎樣？

庚

唉，他媽的真可嘆，一家人平平安安遇着日子忽然給敵人的大砲衝散了！可憐我媽媽生死不知，弟弟妹妹的下落也不明，我爸爸好容易逃難到了後方，這信是我爸爸寄到蝦寮工會一個老鄉轉到我手裏的，我一見着信想起我家裏的慘像真想把鬼子一把摔死，恨不得咬他們幾口（作勢，稍停）唉，你沒接過一封家信嗎？

辛 (很痛苦的樣子) 從一打起仗來，就沒有接到過一封信，我的家就在膠濟路旁邊，想來總是兇多吉少！日本鬼子真是魔鬼，不打倒，世界上永遠也過不了太平日子。

庚 (馬、振、很狼狽地上) (庚辛疾走過去扶持着馬、振)
怎麼樣，病還沒好，就回來了？

馬 噢！(搖搖頭)

辛 醫生看過說是什麼病呢？

庚 看病？差一點兒給日子暗算了。

振 怎麼啦，河野不是說帶你們住醫院去嗎？

馬 誰知道他媽的，把我們帶到一個鬼子開的旅館去了，我們一看形勢不對，還是老劉有心眼，他一定不肯去，鬼子沒有辦法，又叫警察把我們押回船來。

庚 壓根兒就沒看到病。他媽的我們又不是犯人，爲什麼叫警察押我們！

辛 真可惡極了，把咱們全不當人，看總有一天咱們要加倍地報仇！

馬 我看你們三位的臉色多不好，還是去躺着歇歇罷。

馬 不，無論怎樣不舒服，升旗我總是要參加的。只有每天早晨升旗，叫我心裏高興

振庚

「會兒，一聽着吹起軍號，看着國旗飄飄揚揚爬上竿頭，我就好像在老家一樣。不過，自己有病還是得在意一點。」

你的好意我們很知道！等升了旗就去歇着。

（海員紛紛走來，庚看看手表，吹集合號，有的哼着歌，大家也就隨聲附和）

（趙上，吹哨子）

集合！集合！

（大家排隊）

請你們走快點，升旗了。

（吹哨子）立正！報數！

（大家報數！數畢，乙走隊來）

報告！趙越因病請假。

衆位弟兄，自從我們到這裏來，知道祖國已經全面抗戰以後我們就天天舉行一次升旗典禮，這是表示我們在海外的人忠愛祖國的一點兒心意。我們看見國旗，使我們時常想到祖國的危難，想到我們的責任。

甲

升旗。

(衆肅立)(二人正在升旗，忽然河野手中拿一面旗走出來阻擋)

(揮着手中的太陽旗)不要升那個旗。

你不能干涉！

快快放下來，升這個旗很好。

不行！不行！

升這個旗，升這個大日本國旗。

這是中國船，當然要掛中國旗。

掛這大日本太陽旗吧，你們看看太陽能照到全世界(指已升起的太陽)太陽旗也要在全世界掛起來呢。

你在睜着眼睛說夢話。

點不是夢話，我老實告訴你們吧，現在你們支那到處都掛起大日本的太陽旗了

這船上還能不掛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河 趙 河 大 河 趙 河 衆 河 趙

河 趙子明！你問這是什麼意思嗎，讓我說給他們聽。原來這船是你們中國商人的，因為他們借了我們日本人的款買的。現在借款已愈期很久，所以他就把這船轉讓給我們了，現在你該懂得了吧。

趙 呵！你們倒會捏造一套，想把船騙走的老把戲，告訴你，這完全是徒勞而無用的。二副，不用同他講廢話。

河 我想你們不用固執，就是掛上日本旗，對於你們沒有任何影響，我可以保證你們的工作。

趙 請你不要胡說亂道。去吧，不要阻擾我們的工作。

河 你們不可以違抗船長的命令。

趙 你不可以妨害我們的自由，衆怒難犯，你懂得嗎！（憤氣）

河 自由，要在天日本太陽旗下才有自由。這就是大東亞主義，共存共榮的道理。

大衆 哇！（向河衝去）

河 推開升旗海員，把中國旗扯下來，（大家和他爭奪，中國旗仍在升旗的海員手裏）不要這個旗，掛這個大日本旗。

趙

（乘勢用力把日本旗搶奪過來）這鬼旗子就該撕破，和平的世界永遠也不准掛這強盜旗。（用力撕毀，河野搶奪被阻）

大衆

撕了它，撕了它！（憤怒）丟下水去。

（趙撕毀欲投下水裏，河野拚命搶奪）

（大森，磯谷拾着一塊上書「德行丸」的牌子上）

河

（從趙手中搶來已撕破的布塊）*Boo-hoo!* 侮辱我們的國旗！（把幾塊碎布很恭敬地捧着）打死他！打死他！

大衆

（又從河野手中搶過破布來投在水裏）打倒強盜旗！

（河野。大森等將要動手打趙，海員們一齊擁過去攔住）

大衆

誰敢動手，我們就把他丟到水裏，和那些破布一樣。

（相持片刻）

磯

把這牌子拿去釘在船上。

趙

爲什麼？

磯

改了廣源的名字，德行丸好的。

大衆 (擠過去一看，極憤激) 這是什麼東西？

磯 德行九(指牌)好的，廣源的名字不要。

趙 廣源的名字已在我們外交部登記存案了，誰敢改船名？你們不要想錯了，以為改了船名，換了國旗你們的強盜行爲就成功了嗎？

大衆 你媽的，這真是做夢！

磯 快快拿去釘好，釘在廣源的字上。

河 要聽命令！

森 誰反對就開除他。

大衆 你媽的，什麼東西！(拖過來)劈了它，劈了它！

趙 乾脆丟下水去。

(大衆舉起德行九牌欲行擲下)

河 誰敢丟，我就打死他！(舉起手杖)

大衆 誰敢動手，老子連你們一齊丟下去！(投下牌子，水響)

(磯谷，大森搶救不得，河野用手杖向大家亂打，磯谷，大森也來動手，海員一

齊動手，大家打成一團。突然汽艇聲自遠而近。

大衆 把強盜捆起來，打死他。

大衆 丟下水去吧。

（羅，梁上）

羅 諸位，我們是蝦寮工會在這裏巡邏的，遠遠看見你們船上鬧事，特意上來看看的，請問是怎麼回事兒？

大衆 （衆聲：「鬼子強迫我們掛日本旗，改船名，打我們。」）（羅轉向汽艇）趕快去總領事館報告日本人用武力壓迫我們的海員。

衆 先把鬼子捆起來再說。

（大家停止毆打。兩個海員架着一個鬼子。）

趙 （很氣憤地走過去）兩位老哥，辛苦你們了，這事情是這樣的。今天早晨我們升旗的時候，河野跑來不准我們升旗團旗，強迫我們掛日本強盜旗。……

羅 豈有此理？

並且巖谷，大森又強迫我們改換船名，把廣源改爲什麼德行丸。

明明是在發盜行爲，說說是他媽的德行哪！

中國船掛中國旗是天經地義，誰敢干涉。（走向河野）請問你，不准懸掛中國旗，是什麼意思？

（不答，聳聳肩）

走這世界也沒有見過你們這些野蠻的王八羔子！

（很頹喪的）

弟兄們，今天我們的鬥爭算是勝利了，大家站齊，繼續我們的升旗禮。「立正！」
河野，大森，磯谷！你們既然在中國船上服務，升中國國旗應該敬禮，這是普通

禮貌，你該懂得。

敬禮呀（向河野）

（河等悚於羣衆的威力，很勉強的立正）

升旗！

（一人吹軍號，二人升旗，）（升畢）

散隊！

河 (很憤怒的) 你們違抗船長命令，我有權開除你們 (憤然下)
 磯 把他們送東京嚴辦。(隨河下，大森同下)

趙 弟兄們，我還有幾句話要說。鬼子的一切陰謀部給我們打破了，現在又明目張胆來壓迫我們改懸國旗，更改船名，雖然今天我們給了他們一個有力的打擊，叫他們認識認識我們是不可侮的。可是剛才河野所說要開除我們，這完全是鬼子一不做二不休，以為把我們趕下船去就可以實現他們的陰謀鬼計了，并且還說把我們送到東京去嚴辦，所以希望各位弟兄隨時要準備犧牲，和敵人拚到底！

大眾

(鼓掌) 對！對！(紛紛欲散)

趙 弟兄們：這兩位是蝦寮工會的羅梁兩同志，今天我們得他們的援助很大，我應該介紹給各位認識。

丙 我們應該向兩位老鄉致意。

羅 諸位弟兄！你們在船上幾次的英勇奮鬥，我們已經向總領事館和僑胞各公會報告了。你們的愛國精神真使我們佩服。不怕日本人的行爲怎樣狡詐，我們只要還有這種忠勇堅毅的愛國熱情，就是打破敵人陰謀詭計的最好武器！

趙

不過，河野因為我們把他們的一切證據都破壞了，當然他們非常恨我們，剛才河野已宣佈要開除我們，關於這點要請二位回去向僑胞們報告。

梁

這是他們的恫嚇。將才船上的爭鬥事件，他們一定要以毆傷罪名向法院起訴，但是沒有關係，我們是理直氣壯。請諸位放心。（指羅）我們是蝦寮工會會員，我們日夜都有人在你們周圍巡邏的，無論你們船上有什麼事件發生，我們是很迅速的來援應你們的，而且很快速度報告給領事館。

趙

我們很感激你們的援助。

羅

這是我們應該的，希望你們仍然安心的工作。有我們在美國的全體僑胞作後盾，請你們一切都放心。現在還有什麼事要我們辦的嗎？

趙

這裏有幾位弟兄病了很久，你們二位同志能帶他們上岸找個醫院治治嗎？

羅

當然可以。是哪幾位？

趙

（指張、馬）就是這位馬永禧，梁振先，還有二位翻越三位弟兄。

梁

找醫生看過沒有？

振

沒有。

羅 那麼同我們一起上岸住醫院去。

張 謝謝二位。還有一位劉越，請二副派人扶他起來一同去吧。

趙 汪同志，請你去扶起劉越同志在下輪等着同他們一道住醫院去。

注 是。

梁 二副，各位弟兄！我們時時刻刻都有人在你們的週圍，日本人若再有意外舉動，我們的消息很靈通，再說我們一切都有準備。

趙 是的，希整大家協助。

羅 那麼現在就請馬、劉、梁同志同我們早些上岸住醫院去，病好了我再送回船來，請各位放心。再會！（向大家揮手）

梁 再見！（下）（馬、梁回船）

（幕下）

第

三

幕

景：船頭的甲板上，斜向台口，駕駛台亦可望見。纏着無邊無際的碧濤齊大。開幕時丙，汪正在看壁上一張封條。戊從後艙走來。

喂，是什麼東西，看得那麼起勁（在丙肩上一拍）

你看。

查封貨物的封條？

是日本文正金銀行請金山地方法院來查封的，這樣就可以註定是他們的所有權，管他封不封，反正弄不走。

可不是嗎？

關於那天早上打架的事情不是聽說鬼子也向法院起訴了，怎麼樣，你知道嗎？

啊，我還忘記問你們報告，說來也可笑。

起訴，起訴，有什麼用。那天沒兩拳打死那些王八蛋，不很便宜他們了嗎？

真是起訴了嗎？

一點也不假，而且他們要求地方法院拘捕我們。

汪 你知道人家傲事是與根據法律的呀，因為美國的法律規定，外國船隻在美國港內停泊的時候，如船上發生事件，不影響境內治安，不出人命，根本就管不着。

丙 當然管不着，要管也是咱們領事館的事兒哪。

汪 而且金山地方法院認為打架格鬥是平常小事，也就不受理。

戊 這豈不是鬼子又碰一鼻子灰，哈！哈！

而大家笑起來了。與上）

與 各位老鄉。

丙 請回尊姓？

與 兄弟是李興生，永源公司經理。

戊 嗎，永源公司的經理，不是我們的老板嗎？

與 不敢當，不敢當，對不起，兄弟一向很忙，少同諸位見面，實在抱歉。

汪 那末今天大駕光臨是有事阿。

與 對了，有點事兒要合你們二副商量，商量。我可以勞煩那位老鄉替我通報一聲

嗎？

好，請你等一等。（下）

這年多來你們在船上都很辛苦了。

沒有什麼。我們在水上生活已經習慣了。

（趙上）

（向李）這位就是我們的二副。（下）

（戊隨丙下）

（向前與趙握手）你好，二副。

謝謝！你好嗎？李經理，請問你有什麼事情賜教嗎？

因為廣源輪這個案子拖得太久了，不說你們也夠辛苦，就連我們也真麻煩，所以我想最好早點解決了。

解決，怎麼解決？

這就是我要來和你商議的。第一公司自從把這船買過手，化了很大一筆資本，第二拖延了這一二年，本公司不能營業，虧折很大。

趙 這尚我卻說不着。

與 本來是向你們說不着。不過，二副，我把這原因說出來，請你們原諒本公司不得不
（派）稍停）因為公司買的時候向日本銀行借了一筆款子，自從買過手來這是頭一
筆生意，現在這樣一來，真弄得進退兩難……而且日本人更加乘機取巧，硬
逼着本公司把船賣給他們。

趙 （驚憤）賣給他們了？

與 是，賣給他們了，完全不備也，現在的新船主是日本大阪小谷商人船行經理小
谷英瀨（西）

趙 呵！原來你同他搗是一夥兒的！

與 （驚狀）不，不，這不過是買賣的關係罷了。你知道我是個商人，只知道賺錢不
折本替自己不吃虧，這點生意經，二副，你當然會明白呀。

趙 你們只知道賺錢，我們可只道愛國，你想，這船若讓日本人竊走了，對中國是好
是壞？李經理，用不着我說，你是明白人，就說不得已賣了吧，那也只好毀約，
因為根本就不當賣，賣了就等於幫助日本人來打中國，李經理，何必爲了只知道

賤錢就不顧良心呢。

（陸上）

二副！

陸 二副，你都說得對，不過……我求你不要這樣堅持下去，弄得我傾家破產。一半還是爲你們設想。

趙

（昂起頭來大嘆一口氣）唉！我們的死活，不勞你關心，你應當爲國家設想。你難道沒想到這「船鋼錢」運到了日本要製造多少炸彈，槍砲，子彈去轟炸我們的田園、房舍、不知道有多少同胞傾家破產，多少同胞流離失所，多少同胞死傷毀滅！爲了你賺錢，就忍心這樣喪盡天良嗎？

與

這怪不着我，我只知道做生意賺錢。再說就是你們不運這些鋼錢去日本，他們還是要打仗，轟炸，這樣也阻擋他不了呀。

趙

可是，我們要做個榜樣，使得所有我們中國海員，還有同情我們的那些外國海員一齊都不替鬼子運輸東西，把三島給孤立起來，不只是能夠阻擋了，而且還能夠致他的死命，你懂得嗎？

與 二副，致他的死命是你們的事，我只求你們不要合我為難。

陸 (不耐煩，憤激) 你這只顧個人利益，不顧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簡直是個罪該萬死的漢奸。

與 不要罵人呀，我……

陸 不要聽你的，給我滾蛋！(推拳)

與 (倒退幾步) 二副！

趙 (很氣憤地) 沒有可說的，你快快去吧！

與 (指趙陸) 你，你們這樣不通商量！(下)

陸 他媽的，真該萬死！(回轉身來) 二副，消息不好了！

趙 你聽見什麼嗎？

陸 金山地方法院的判決書下來了。

趙 你是說船籍案子的判決書嗎？

陸 是的。

趙 你知道判詞怎樣說的？

我還不大瞭解。

怎麼知道消息不好呢？

判決書送來的時候，幾個鬼子高興得拍手跳腳，還說「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這個可好把鋼鐵運走了！」你想，不是消息壞了嗎。

（沉思良久？我們的奮鬥一刻不停止，是決不能叫他勝利的。

（汽船自遠而近）

趙 他們來了，你快把索子放下去吧。

（陸放索子，拖上一封信來。汽船又由近而遠。）

趙 （急拆信看，一邊看一邊唸出來）「地方法院已判決移船提貨，但我們勝利的前途仍在，望大家一本愛國初衷繼續奮鬥！」

陸 剛才金山地方法院送來的判決書恐怕就是說移船提貨吧。

趙 （很焦灼，低首沉思狀）移——船——提——貨——！把貨提去了，他們找別的船仍然可以運到日本去，那麼我們爭這空船又有什麼意義呢？（稍停）「提貨」，勝利，（慢而沉重）這是他們鬼子的夢想！（憤激）

(河野上)

(拿着判決書很得意的)趙子明。

(站着，不應)

河 這是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文，移船提貨，你拿去貼起來，大家看看。

趙 (憤聲)你以為貼起它來，你們的陰謀就算成功了嗎？

河 我們大家都成功了呵！(譏諷)你們爭的是船，我們要的是貨，哈！哈！現在船貨各歸原主了，趙子明，你們不是也成功了嗎？哈！哈！……

趙 提貨！你別作夢吧。(憤然下)

(陸續趙下)

河 哈！哈！這是叫你們知道大日本的政策。(把判決書貼在駕駛台旁邊的板壁上，下)

(海員甲，丙，丁，淚紛紛走來看判決書。)

丙 (指着壁上貼字)喂！你們都看了這張字兒嗎？

甲 看見了。

丁 你知道上頭（指壁上）說的什麼？

甲 （不介意）沒有關係。

振 你說沒關係，唉，你太不懂得事情的輕重了。

甲 知道囉。

丁 老說知道，知道你把這上面講的話說給我聽聽，叫我明白明白。

甲 這不是說……

丙 不是說什麼呀？

甲 不是說橫濱正金銀行申請美國聯邦法院扣押船上的鋼鐵嗎？

丁 對呀。

甲 法院不是把鋼鐵判決交原告，讓鬼子移船提貨嗎？

丁 你既然知道是移船提貨，還說沒關係！

振 這完全是幫助敵人說話。

丁 漢奸才幫助敵人說話。

甲 幹麼開口便罵人？我孫子才是漢奸。

(乙上)

乙 哦！好一個漢奸祖宗！

衆 (譁然) 哈！哈！好一個漢奸祖宗！

甲 (窘狀) 少說廢話，我說沒有關係，是叫你們鎮靜一點。

丙

(憤氣) 我們守了這麼久，爲了阻擋這許多鋼鐵，不知和鬼子拚過多少次。可是現在眼看鬼子把這鋼鐵運走，拿去製造屠殺我們的同胞的大砲呀，炸彈呀，你說這是沒關係嗎，還要鎮靜嗎，究竟你是什麼心眼？

甲

老弟，你們想想，事情到了現在，這樣驚驚惶惶有用嗎？

振

你有什麼辦法？

甲

我有辦法。

丁

有種的把辦法說出來。

甲

有種的就該記着這辦法。

丁

你有辦法是投降。

甲

救國！

乙 要把辦法說出來才算有權的。

甲 (憤激) 二副不是說過，到了萬分危急的時候，就把(低聲)鍋爐炸毀，看他還敢不聽提貨，怎麼忘記了。

對：

丙 可是……(做鬼臉暗示要秘密)

(磯谷上)

(得意的樣子) 你們快快去作工，做的好有獎。

(衆不理)

有獎，做的好。快快！

(仍不理)

磯 到機艙去，升起火來，要靠圍船。你們看看這命令，聯邦法院來的，要移船提貨，快快。

丙 提貨？(稍停)……！辦不到！(搖頭)

做的好，大大有獎，帶你們回日本去，再送你們回家鄉，派你們做大官，發！發！

！山東地方給皇軍佔了。

強盜！（憤然下）

罵人的不好！俄大日本的頑民姪。

（丙，表憤然下）

（向甲）你不要學他們的鏡，快決升起火來。

升火嗎，好的，可是你得把機艙把開呀。

（發急）喂！有種的不要忘了！……

（以目止之）

他的話不要聽，服從我的命令，將來你大大的好，走，隨我去動手。

（甲隨喉下）

（怒目送甲），他媽媽的，漢奸！漢奸！老子決不嫌你，你媽媽的，有種的會做

漢奸嗎？我們受辱了，怕死的東西，剛才還說要把船炸……

（甲急轉身）

（用手急掩丁口）你瘋了嗎！

丁 (扭轉身來，緊抓着甲) 漢奸，老子一拳打死你，先就和你拚了。
甲 你真中了魔嗎！

丁 老子才沒中魔呢，你這沒心肝的東西，老子決不饒你，走狗！
甲 什麼事兒，你得先說個明白哪。

(趙上)

(嘆氣) 唉！你們太開心了，真不知道死活。

丁 (向趙) 二副，你來得很好，這是正要請你評評。
趙 什麼事，說呀。

(指甲) 他——

怎麼？

丁 他是一個漢奸。

甲 你媽的，瘋了嗎，憑什麼講漢奸？

丁 我親耳聽着，親眼看見的，你還賴嗎？
趙 究竟怎麼回事？說清楚。

丁 剛才鬼子車輪長礙谷又來向大家說些鬼話，要我們去升火，把船靠攏圍船去，他們好提貨，我們聽了都氣得說不出話，有的氣得走開，正想找你想想對付的辦法，可是他（指甲）這漢奸就答應替鬼子升火了，二副，你想我們還能饒他嗎？

甲 （輕蔑樣子）呵！你就是爲這個事氣瘋了？二副：只要你說一句話，你說我是漢奸不是？

（不語）

憑你說一句，我是漢奸不是？

你有什麼意見說罷。

三副，只要你說一句公道話，我可以立地死給你們看看，總不能背漢奸罪名，究竟看誰是有種的。

委曲了你，乾脆說吧。

（煩惱地）在這生死關頭上，你們還有心鬧意氣，有什麼話快說。
二副，不錯，剛才礙谷叫我們去升起火來，把船靠攏圍船去。

丁 趙 甲

甲 趙 甲 趙

甲

趙 你答應他了嗎？

甲 可是，我不是貪生怕死呀。

爲什麼？

趙 爲達到我們的務任。

甲 你的任務是做漢奸。

丁 呸！

趙 (向丁)不說強話說，(向甲)你說吧。

甲 二副，你不是說過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就把命和鬼子拚了，把船(低聲)炸燬，使敵我同歸於盡嗎。

趙 (聲音沉重)到了最後的一步，只有這樣做。

甲 現在最後的一步已經來了呀，二副。

趙 不錯，現在是我們殺身成仁的時候了。

甲 那一套騙人的話又來了，有種的會答應給鬼子升火嗎？

趙 日本鬼子不比你傻，自從上一回鬼子偷着開船，我們毀過一回機器，直到現在還

是緊緊地把門關着的。你們想想機器房不打開，能夠把鍋爐炸毀嗎？不把鍋爐炸毀船沉不了，那麼鬼子叫了撥船來，安安穩穩的把那些銅鑼提走。我們一年多的苦爭苦鬥是自費了，而且落個貪生助敵的罪名。（聲音沉重而緩慢）所以當時我就假裝答應了他。

（很感動的握甲手）好兄弟，我真佩服你是一個有心眼有計謀的人！照你的辦法去做，我絕對相信你，幹罷。

（發怔）真是這樣，自然沒得說的。

（陸上）

二副，鬼子的心臟很毒辣，他們商量好了，我們若不把船靠攏固船，他們就叫撥船慢慢地把銅鑼卸下去，然後把船炸了。

唉！現在事情已經很緊急了，不是我們把鬼子和銅鑼炸沉，便是鬼子把我們和船炸沉海底，我們必須抓着時間，先發制人，現在你趕快去照你的辦法進行。
是。（下）

（向丁）你呢？（思索）去檢閱一下那些炸藥受了濕氣沒有？小心些！

趙 丁 陸 趙 甲 趙

丁 是！(下)

趙 (向陸)你再去打聽消息，看鬼子們的動靜怎樣。

陸 是，二副。(下)

趙 (燃火吸煙)(忽然想起壁上貼的判決書，走上去看。)

(河野上)

河 (手中仍拿着望遠鏡)喂，趙子明！

(不答)

河 這命令是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文，移船提貨，你看了沒有什麼反對的吧。

趙 (仍不答)

河 什麼意思？趙子明，怎麼你不答應啦！

趙 (憤激欲下)

河 圍船好的，卸下貨來了，船是你們的。這樣你們沒有損失，我們也勝利了。

趙 做夢！(憤聲)

河 我好意給你說，你該懂得，再說船長的命令也反抗嗎。

趙 危害我祖國的命令，當然反抗。

河 你們反抗，就是自己求死。

趙 我們三二十人死了可救活了我成千成萬的同胞，這成千成萬的同胞就是致你們死命的勁敵！

河 你們要反抗，我把貨卸下來，立刻把船炸毀，連同你們一個一個的沉到海裏去。

趙 我們等着看！

河 趙子明，（拍拍趙）你是聰明人，再想想利害，做我們大日本的順民好的。大東亞主義，共榮圈，這是扶持你們中國獨立，解放的呀。

趙 啞——（恨恨地，不知說什麼好）你們這些沒有人性的東西，比禽獸還殘狠，世界上凡是愛好和平的人都不要消滅你們，我們中國人，正要向你們討還血債呀！

河 我是好意提拔你。……

趙 不准你胡說。

河 侮辱你的意思沒有。你不要受了愛國思想的磨礮。這都是你們的總領事他們故意興風作浪，要劫求債。

趙 (忍耐不住) 今天我先就和你拚了，(欲動手打河) 不准你再有半句侮辱的話。

河 哈！哈！你是聰明人，快快的好(急下)

(甲上)

趙 (急轉過身來) 你準備好了沒有？

甲 準備好了，二副的命令一下來，我們就動手！

趙 (沉思) 等我的命令！

甲 是的，二副！

趙 現在已經不是等待的時候(聲音沉重) 那麼你去通知弟兄們，大家在九點廿分一齊到這裏來集合，死在國旗下面就同在祖國國土上一樣。

甲 爲什麼要等到那時候呢？

趙 因爲在那時還有一次信送來，你忘記了嗎？當然我更盼望這最後的信，儘告知我們還有勝利一綫希望的消息。若這信不是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時我們就動手。你只要聽着我的哨子一響，就拉開信管，呵！那就是我們凱旋的時候了。

甲 (悲憤而慷慨的) 祇要祖國同胞得到勝利，我國幾個人死也是值得的！

趙 (看表)現在是九點五分。

趙 (伸手過去，與甲握手)好兄弟，我們就在祖國的九泉之下見面吧！

甲 我們在祖國的泉下見面吧。

(甲下，趙以目送良久場上寂然片時)

趙 (自言自語)祖國呵！一年多來，和敵人不知道有過多少次苦鬥，原想盡我們的一點責任，替國家效點力量，可是鬼子的詭計多端，我們現在只得一死來報答祖國了，全國的同胞總會原諒我們吧！……

(海員紛紛走來)

丙 (神情緊張)消息不好了，你知道嗎？二副！

趙 早知道了！

趙 我們怎樣對付呢？

趙 希望各位弟兄發表意見。

汪 弟兄們，當我們知道這船裝載了鋼鐵之後，就担心恐怕運到敵國去製造軍火來攻

打祖國，去領事館報告，才把船扣留下來沒得開走。隨後你們大家也來船上，我

們又經過多少次和鬼子奮鬥到了現在，我們能夠像小綿羊一樣馴服，眼睜睜看到鬼子把這些鋼鐵搬走嗎？

大衆 不能讓他們提走，當然不能！

乙 想到祖國前線的戰士，不顧自己的性命，和敵人肉搏苦戰，神鷹鐵鳥般的空軍將士們，轟炸敵人的軍械彈藥倉庫的時候是多麼英勇，不知犧牲了多少好漢。我們這條命算什麼？我相信這樣死了，一點也不痛苦。

大衆 對，我們都是同你一個意見。請二副說出一個辦法來，我們完全服從。
乙 請你發命令，二副！

大衆 既要不是投降敵人的命令，你說什麼是什麼！究竟怎麼辦？反正我們是不怕犧牲的。

趙 大家到齊了嗎？

大衆 全都來了。

趙 我有最後的幾句話要向弟兄們說說。我們都知道槍裏的幾萬噸鋼錠，鬼子馬上就要提走了。我們若聽憑他們提了去，哪還對得起祖國，對得起同胞，對得起自己

的祖宗嗎？中國有句古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現在正是我們捨身報國的時候，我們要捨身報國，實行破釜沉舟的辦法，倭敵我們歸於盡，勝利還是我們的，弟兄們，我們爲了愛祖國，死在這廣源橋上，比什麼都光榮！現在我們大家準備與敵同歸於盡！

大衆 在這國家民族危難的時候，大丈夫捨身報國是很光榮的，我們沒有異議，也沒有什麼猶豫，踟躕的，只等三副發命令。

趙 各位好兄弟，既然我們都是一條心，就和一個人一樣。讓我們一同死在國旗底下，靈魂都飛到祖國去的！弟兄們！人，反正是有一回死，不用害怕。只要死得光榮，相信我們的靈魂永遠都是快樂的……（稍停，場上肅穆片刻）現在，大家一齊向着西方立正！來！唱國歌！讓我們唱最後一次國歌！

（孫軍）

孫 （高興地）好極了，大家不在這兒，真好極了。（看看大衆的神情有些異樣，非常詫異）怎麼哪？你倒有什麼事兒嗎？

報告孫領事，日本人今天要把這些銅鐵提走，我們實在無法阻擋了，爲其敵我

祖國的責任，決定在五分鐘之後同敵人同歸於盡。我們所有的弟兄沒有一個不樂意，孫領事還有什麼話說嗎？

孫 (興奮，驚惶) 千萬不可以！千萬不可以！我奉向大家道喜。(大聲，焦急的) 報告各位，現在我們已得到勝利了，這勝利是你們大眾拚扎奮鬥，英勇抗敵得來的，所以我先要向你們大家道喜！

(衆歡騰鼓舞，但仍相顧茫然。)

趙 大家先安靜一下，請孫領事宣佈詳細經過。船到港怎麼樣？鋼鐵提不提？

孫 我先把外交部的命令宣讀一遍，再報告詳細經過。

大衆 (又一陣鼓掌)

丁 報告二副，我們應該祀考王請來聽聽。

趙 對！那末就請你去。

(丁下)

趙 (打開命令宣讀) 金山實地領事廳：廣源輪案奉軍事委員會本月二十六日代電附開，該輪應即依法徵爲國用，仰速轉電駐金山總領事奉令後，即刻趕辦接管手續。

下令將船長河野車輪長磯谷，大副，大森三日人免職，（一陣掌聲）并委派二副趙子明爲中華民國國有輪船廣源號船長（一陣掌聲）汪和生爲大副，陸春廷爲二副（又是一陣掌聲）

大衆（掌聲歡呼雷動）中華民國萬歲，廣源輪萬歲！

趙 靜一點，孫領事還有報告。

（丁，甲同上）

甲 二副，怎樣回事呀？

趙（拍拍甲的肩頭）好兄弟，我們勝利了，

甲（很高興的）那末，樞炸的信呢！

大衆 你先聽聽孫領事的報告再說吧！

孫 使館奉到命令之後，黃總領事立即派兄弟跑來船上傳令授職。

（又是一陣掌聲）

孫（將命令授趙）這命令請趙船長接受。

趙（向孫行禮後接着命令）謝謝！希望總領事多多督導。

(行禮退。將命令交甲，甲張區在判決書之上。)

孫 河野等的免職令已送交他們了。船長，派人去叫他們來我有話說。

趙 (向丁) 你去叫河野，大森，磯谷三人來。

丁 是。(下)

趙 請問船上的鋼鐵是不是仍歸鬼子提去呢？

大森 是啊，鋼鐵怎麼辦？

孫 不能，不能給他提去。因為國際公法規定，凡是船舶既歸國有，在外國港口時，就是本國領土之延長，所以外國地方政府無權管轄。敵人在船上的鋼鐵雖經法院判決移船提貨，可是現在情形變化了，在我們國土上敵人無權提取，所以已被拒絕執行了。

大森 (歡笑，又是一陣掌聲) 這真是我們的最後勝利！

(河野，大森，磯谷等如待罪的囚人走來。)

孫 總領事館的命令接到沒有？(向河)

河 接到了。(很懊喪)

孫 既然你們已奉令負職，應即交代離船。

河 我們還要看守我們的貨。

丁 你看看這壁上的命令是大中華民國政府下的你敢違抗嗎？

孫 船上的貨本來就不關你的事，再說本船既爲我大中華政府下令征用爲國有船隻，就等於我國國土的延長，你應該懂得國際公法，在我國的國土上的主權誰也不能干涉，所以這些貨雖然是橫濱正金銀行的財產，可是沒有中國的同意，誰也不能上船來提取，你懂得嗎？

甲 既然把你們免職了，就沒有資格再留在船上。

大衆 把他們俘虜起來，帶回祖國去，倒是最好的勝利品。

乙 這辦法最好。

河 （很恐怖似的）我們絕對服從命令。

趙 你們應當知道大中華民國的國策是信義和平，雖然你們正以武力侵略我國家，是殺我同胞，搶我土地，我們總認爲是你們無謂的殘害，因此我們對於俘虜決不加害，反而優待。

河 饒了我們罷，我們絕對服從命令，願意立刻下船。

大眾 不准多話。

孫 現在趙子明船長應即刻就職，汪和生，陸春廷一齊就職，好執行你們的任務。

趙 (很謙遜的) 是！(走近孫的身邊，舉起右手) 子明等奉政府令汪和生，陸春廷一同命令，委派爲國有廣源輪船長一職，願竭盡忠誠，謹遵職守。

大眾 (又一陣掌聲) 擁護趙船長！

趙 弟兄們！我們這次戰鬥，在總領事的領導之下，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可是現在敵人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正進行最殘酷的屠殺奪掠，最無恥的，而且企圖滅亡我們的國家種族。我們要爲我們的父母妻子同胞報仇！立刻回到祖國前綫去，加強抗戰的力量，爭取全面的最後勝利！

大眾 (又是一陣掌聲) 對！對！我們要快快開回祖國前綫去！

趙 要立刻起錨移岸，檢視機件，準備最短期內開駛回國聽候調用。希望大家在各人的工作崗位上加緊準備。

大眾 對！我們立刻開始吧，加起爐火去！

（燈光熄滅，隨即放閃）

海員們一面拔錨準備開船，一面唱歌，全劇在歌聲中閉幕。

（幕徐徐下）

我們開船回祖國

倚虹詞
沙梅曲

進行曲節奏

雄壯，歡騰

F 調 $\frac{2}{4}$

5̣ 5̣ | 5̣ . 4̣ | 3̣ 1̣ 5̣ | 5̣ 0 5̣ | 6̣ 5̣ 4̣ | 3̣ 1̣ 5̣ |
我們 高 唱 凱 旋 歌 從 敵 人 的 手 中

4̣ 3̣ 1̣ | 2̣ 3̣ 2̣ | 1̣ 3̣ | 0 2̣ 3̣ 1̣ | 5̣ 4̣ 3̣ 1̣ |
奪 回 了 我 們 的 船 教 我 們 怎 麼

4̣ 2̣ | 5̣ 5̣ | 5̣ . 4̣ | 3̣ 1̣ 5̣ | 5̣ 0 5̣ | 6̣ 5̣ 4̣ |
不 歡 樂 我 們 今 天 開 船 走 聽 祖 國 在

3̣ 1̣ 5̣ | 4̣ 3̣ 1̣ | 2̣ 1̣ 5̣ | 1̣ 3̣ | 0 2̣ 3̣ 1̣ |
呼 喚 要 我 們 趕 上 戰 場 教 我 們

5̣ 4̣ 3̣ 1̣ | 4̣ 2̣ | 1 0 | 1 1 | 4 — | 4 1 6. 5 | 5. 5 |
怎 麼 不 歡 樂 夥 計 們 生 起 火 來

1. 7 6 | 6 5 6 5 | 4 3 4 3 | 4 5 0 5 |
扭 轉 了 舵 冒 着 風 踏 着 浪 波 快

6. 5 4 3 | 4 0 1 | 4 1 4 | 5 4 | 2 1 | 0 1 4 1 |
駛 過 太 平 洋 與 敵 人 一 戰 死 活 與 敵 人

4 5 | 6 7 | 1 — ||
一 戰 死 一 活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鄭倚

虹

總經售

讀書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一八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7182

S74225

¥ 976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會本審查證
忠印刷
第121號